

# 裨海

百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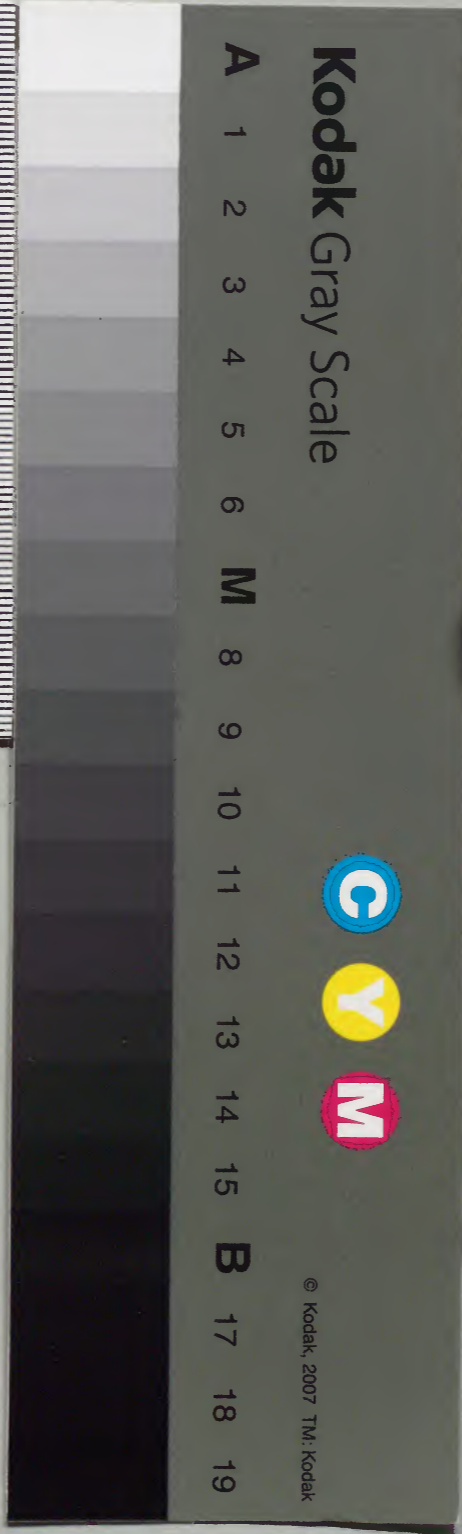
孫公談圃  
龍城錄 一二

上中下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七
四	二	七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漢
七	〇	七	書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100)		
函號	370	4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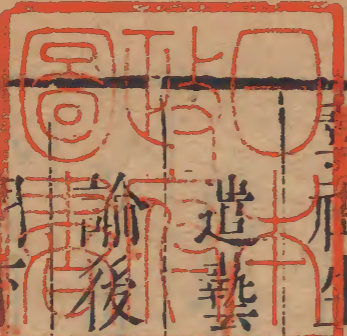




孫公談圃卷上

宋高郵孫升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淺草文庫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為學宣祖  
遣藝祖從之上微時猶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  
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  
門下與趙俱為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  
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  
逮太祖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  
皆出于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



贈行陳歸半道盡為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飢寒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歿趙學究卽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英廟宮僚也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誚春卿春卿因造卧內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大悟卽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裕陵在東宮朝廷

復以春卿為翼善春卿為人純直謂不當為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裕陵卽位孫承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制入謝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英廟所賜御札上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



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稿木龍鐘幾不能步而飲啖自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虬恠其形色異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跌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嗜而歿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為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



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  
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官晏以青爲妄大  
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  
青有女壻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  
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  
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  
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  
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

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  
頤可謂煥糟鄙徑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  
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  
去崔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  
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  
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  
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



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室。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已卜地。無何

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絨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歿。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害粟江外。可取。燕達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貞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



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為號果遇于窖傍達以蕃落  
騎誘至平地大破于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  
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達不深入乘勝覆其  
巢穴也

元豐脩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為傭直元祐  
初公為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三乾良例皆發掘  
將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况天子眾  
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  
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

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虵類龍送金明池是  
夜大風飄瓦子瞻以溫公論薦簾卷甚厚議者且  
為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以極不  
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  
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為稱職及居相  
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為翰林則軾不過如  
此而已若欲以軾為輔佐願以安石為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  
傳堯俞王崑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



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又之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為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眾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上于是存撫

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赦文孫朴當筆直言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倅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



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卽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空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  
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旣  
而曰介甫安能爲心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  
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  
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  
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

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  
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  
忽資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  
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  
其地熱衢直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  
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  
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



孫少卿傳 卷一  
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  
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為人臣不敢萌  
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  
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時人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歿又與小  
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  
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  
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口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  
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

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  
是特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附馬店火先一日  
往店後孫染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  
龍也我于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盡  
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宅惟焚一厠乃木  
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吏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  
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  
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牀贊



孫公說  
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  
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刻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  
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  
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鏢所  
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  
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  
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勿錢繫獄甚衆有富人

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  
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  
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  
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  
諾之卽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  
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侍所請卽封還其有私  
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茸閩人呼爲香猶公曰孰是予曰左傳



言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曰蕕臭草也漢書  
薰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蕕是  
不得爲香草今香茸自甲拆至花時投殺俎中馥  
然謂之臭草可乎按本香草齋齋音兼味辛注云  
家家有之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  
辛但淮南爲香茸閩中呼爲香蕕此非常以本草  
爲證公曰信是杜大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招定  
曰莫要剝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  
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

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  
服貶官而歿灼今爲循州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  
人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以德用在朝屢引年  
在宗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  
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卽出知隨州謝表云  
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  
不多其言

藝祖從世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



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卽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會布其母朱氏卽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縣卒卽召見用針刺腰針才出卽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

### 賜號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下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爲一郡將庇之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



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瘳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  
新立倉法胥史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為不便故平  
甫譏之也

夏文莊父為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  
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  
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為通判又見昔  
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于  
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聞求仁約異言為林下  
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  
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  
約不能及矣良可嘆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  
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蘇公談圃卷上

終

卷上

十三



同昔命許公曰然

餘不第又突夏西製也余聞林泉神異錄法錄不  
隨斷相尚隄來以紛紛出官而其語最文前日之  
文不至者以其贊之公曰今幸才亦與林泉神異  
公昔與蘇軾李軾相會遂得見之

孫公談圃中

高郵孫升君孚

明會稽商維濬校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  
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  
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胃中治獄  
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歿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  
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  
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



誌中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盡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盡皆取其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盡一椽燃臙炬一枝儲祥宮太宗建之爲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宮人陳術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

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薛用首鼠對寒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交章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步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旣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爲留趙灣王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卽帝位乃其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日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歿了二二十箇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為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上未納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游相國寺有賣藥

者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嘗公七十餘苦痢疾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脯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子後

喬執中未遇省時父竦素事曾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蘇少保頌為人深沉有度量不悅於荆公罷知制誥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貿易事遂以朋黨



罷相而蘇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楊州日呂溫鄉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迂吏及卒數百人盡跳波間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頤云荆公夢之前一歲凌晨閣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矣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歿予因言唐相趙憬將夢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爲末種韭因論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予曰是二藥正如君子小人之住所養弥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之松栢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入於地中千歲爲茯苓又千歲爲琥珀又



千歲爲鑿狀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  
如烏頭其銳而脩者爲天雄而兩岐者爲烏喙岐  
而八角老者爲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數者其名  
異而一種大抵愈久而愈毒至於發爲苗幹尚能  
殺人董是也公異之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  
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  
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  
故來荆公愴然問雋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  
要見可於某夕暮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

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  
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  
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汗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  
乃雋也雋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  
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  
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  
爲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爲僭矣脩豈可得於  
是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任廟皇嗣未立群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  
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領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  
駕還宮不食者丹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  
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  
遽使它人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  
年每遇真廟諱日群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  
咽黔川謝師德嘗收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  
尚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  
畫絕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  
帝行幸卽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兩比乘輿還御  
寶更不入太后閣卽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  
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  
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  
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卽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  
簾上自此親政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  
羅叉神灾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



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爲記日用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卽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

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下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模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願音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華老薛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遂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贄牛耳



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  
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  
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  
較公曰然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  
迹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脩人  
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  
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  
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

者

予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  
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  
名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  
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  
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俱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  
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  
殿上鴟尾皆暫徹去



鄧待制穆字閉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  
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鄧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  
曉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  
眼落日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  
在東臺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  
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  
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  
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繭栗者率特時必先引其母  
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  
多避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  
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  
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  
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  
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  
紅銷金項帕繫於紬中拜賜而出



陽城責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  
以一縷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縷皆在神  
坐側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蠹事蠹嘗責知此  
郡唐史卽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  
至歸生男子遂以蠹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  
扉西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爲  
紫微日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曰硫黃神仙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  
臟腑中穢滯有驗柔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  
於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乎地相  
薄而不和故聚而爲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  
源所發則蒸爲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  
人粉以爲劑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爲背疽若鍾  
乳生岩穴流如馬湏結如鵝管虛圓空中若不足  
畏者然不待火研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  
怒不解甚於硫黃昔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史食其  
餘流血而殂蓋用此二藥也硫黃信有驗迨不可



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可茹則名爲草鍾乳水產之芘其甘滑可食則名爲水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煖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掌而笑

公既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敗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爲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爲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汙穢不可聞丁晉公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翼日遂奪光州之命公爲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究濫詞理抑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歿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果得其究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牌子書黃州二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汀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爲此



行也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  
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  
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  
三年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  
言

公罷泰州幕時携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  
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  
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  
泗州日病甚其女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

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左劉鄉人也來獻架  
梁于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  
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  
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  
余嘗得公詩集今略誦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筍千  
官散珠簾一夜空峽口送人詩云來書占喜鵲落  
日聽鳴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父  
啜糟醅述懷詩云睡須山鳥喚酒聽竹枝斟長陽



道中云窮搜詩句熟老練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  
雲每逐晨光出紅鶴長隨暮靄還自南京和彭九  
江云梁臺歌吹餘衰草湓浦琵琶悵晚風公在汀  
州避謗罕作詩芥云慈竹笋抽疑夏籜木犀花發  
認春香此一聯道盡汀州景物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  
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  
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  
游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

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  
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  
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葉而黑色曰此煉燒  
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散之  
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爲收採公言服  
之數日已覺轉則甚輕信奇藥也余因曰本草載  
石菖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此言因師



以菖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  
 身退之所謂引年迨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祁寒  
 盛暑凝之以層水暴之以烈日衆卉枯瘁方且鬱  
 然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  
 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哉公領  
 之

孫公談圃卷中

孫公談圃下

高郵孫升君孚

明會稽商維濬校

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  
 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仙之  
 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  
 講

子瞻官鳳翔陳仲亮知府好黃白術府中有術僧甚  
 異仲亮屢迫之輒逃匿不出子瞻乘間入寺排闥  
 見僧問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其法



用黃金一兩硃砂一錢同燒之須臾化爲紫金其價數倍子瞻因爲仲亮言卽呼僧至驗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第未幾敗官而卒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奐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



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  
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  
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  
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  
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歿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  
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  
愈光澤聞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官時議者疑  
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問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  
香薰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  
因和云紫貂寒擁鼻綠燈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  
頭此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汴者爲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  
蘇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  
士貶刺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文新自行  
軍司馬貶刺史

何嚴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崇二年何  
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



追捕鞭笞之聲聞於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  
詢二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  
氏因言吳氏有女爲崇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  
愈道士埋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圮至今脩而復壞  
者數四其術祕不傳世

安南不城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進而退李憲荆公  
笑曰使進無功勝憲有功使官者得志吾屬異日  
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  
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  
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過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福  
豐器青如其言家貲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  
則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莫說少時見青監  
倉門時齊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  
中朝士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  
諱則言官人山林中齊究氣所以平生坎壈守官  
多事不衝替卽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



生母歿於江行父遽焚於水濱卽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申公欲以張問爲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恟恟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忝成人之德豈特蒼頭白髮而已乎人忝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第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卽以秘書少領真祠公言近常忝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兢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

且未嘗忝大臣論荐及忝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侍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防竊弄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乃裴綸非胡兢凡稱臣察上言卽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忝



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  
入深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公爲憲日一倚恭敏凡  
獲盜卽日輦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  
略盡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夫大家亦然章郁  
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  
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  
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間藍驚  
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  
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橫紋  
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爲僉判任滿別之神翁無  
他語但言做官時着緋後公入京授烏墩鎮至潤  
尋醫六年授常山撫勾永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  
臺自海陵至此五年方蒞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  
甫乞字書一諱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  
火泰州舉人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遺中使



設齋求字中使去得一蝕字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是日怨索粥自是病愈莊公岳為湖北漕得寘字未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公未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後乙亥年責歸州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鹽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觀引神翁於三清像後閉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人也

許景山述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既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為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怨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况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為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為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



戎飲四州人少許其意卽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  
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  
普因使討之王彥知術使士卒以鉄底爲襪入其  
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  
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卽荆公夫人之叔父公  
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  
卽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共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  
勸君莫上望鄉臺神廟見詩責柳州稅柳多碧蓮

根大如盤張嘗以墨印於詩藁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  
過之燕勞甚厚曰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  
公言不曾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  
上荆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  
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  
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已爲異後改蜀郡過巫  
山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



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爲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匾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負掌之庶使究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病無藥可治惟日中灸皆遂愈

范峒善風鑿公爲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或毛安

如半躄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

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

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

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

書一小紙內笑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

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

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笑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

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

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恠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爲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



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爲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卽被髮之應也

保智高反時軍官屢敗孫馮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犯廟御名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

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卽薰沐跌坐而化孫孝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旣而捩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昇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卽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勅皆具天戈卽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孫公談圃卷下終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之上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  
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  
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卽位方知不  
誣嶠精明天文卽袁天剛之師也  
魏徵嗜醋片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  
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之上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  
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  
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卽位方知不  
誣嶠精明天文卽袁天剛之師也

魏徵嗜醋片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  
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



青丘金 卷之一  
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視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自秘其本一

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律金科必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遠故傳授焉老人頤頷頃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



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  
風颺起坼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  
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  
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閫中但聞勸酬交歡  
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  
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  
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  
其語勅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  
風飄蕩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

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克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  
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  
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  
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  
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  
謗數千章者何異

###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青坊金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情夢一赤衣人  
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  
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  
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  
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  
嶠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溪位至卑也望翔雲之  
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  
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  
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

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  
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  
思濯煩也寄予思於忍絃 在古也信有心而在  
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  
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  
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  
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



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淥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敗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醪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



肯城錄 卷之一  
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織悉不備  
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  
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  
云天漢二年赤炆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  
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六

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白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

端 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

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

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

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

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

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



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  
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  
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  
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主所向至靈亦先爲作佑  
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  
因天師作術二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  
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

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  
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  
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  
玉城崔峩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  
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  
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  
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  
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  
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



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  
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  
成音製霓裳羽衣無曲自古洎今清麗舞復加於  
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  
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  
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鷺  
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

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  
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出夢迴亟視篋  
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  
甚窻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  
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犬  
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  
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



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  
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武公軍夜宿武林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  
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  
峒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歧  
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  
盡係前生數休銜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說  
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

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穉日王通說其父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  
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闔立本有丹青之譽

闔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時朝  
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  
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  
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躰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爲八躰書太宗旣  
卽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  
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  
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

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愾我心遂爾  
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  
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  
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  
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  
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二卷青符子即神  
丘先生也溪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  
亦得其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之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與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  
其言深耕概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  
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  
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  
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  
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  
日就京師謁余裡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裏意  
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  
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迨然  
生頗爲文思濳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  
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夔著書僊去

賈夔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謹慎  
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

永鄉和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  
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  
也有子餽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  
之學士蓋爲楮元暹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  
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  
闕文而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育坊金 卷之二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  
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  
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  
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  
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卽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嚼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  
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  
主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

自天未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  
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  
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  
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  
旣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颺颺而過明日至登  
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  
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



龍城錄  
居常頰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過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為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憤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俛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



服出迂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  
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  
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  
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憊然但覺風寒相  
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  
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  
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海語久之頃道士於碧

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  
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  
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  
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辨忙入洞中綽恐為虎



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  
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  
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  
餘步洞門閉矣後綽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  
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蘗以熱酒沃之別  
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罾中因投小  
刀圭藥魚引吸中卽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

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  
中明日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  
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閣阜山王天師乃仙方耶  
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  
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  
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池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

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中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後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



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  
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  
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  
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  
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  
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  
乳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  
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  
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

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

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

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  
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  
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  
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



音坂録

二ノ巻之三

爲花師亦幻世之絶藝也

山本大回馬贈西園



